

唱遊《BAUHAUS魔笛》學設計

▲黎達達榮(左)、許傲群將莫扎特歌劇融入舞蹈和舞蹈創作中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報導：莫扎特的音樂，和Bauhaus的視覺設計，如何融為一體？進念·二十面體做出大膽嘗試，使兩者相結合，將於八月十二及十三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三場多媒體唱遊音樂演出《BAUHAUS魔笛》。

莫扎特歌劇注兒歌元素

是次演出趣味十足，為開發四歲以上的小朋友心智而設計，又因在暑期上演，非常適合作為一家大小的親子娛樂活動。演出的音樂部分改編自莫扎特歌劇《魔笛》，並注入了兒歌元素，填上中英文歌詞，再配合動畫，以偶戲唱遊的形式向小朋友介紹Bauhaus設計美學。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音樂和設計，唱遊中還將加入呼拉圈舞蹈(Hoop Dance)的元素。

記者近日於排練現場，採訪了該劇動畫設計黎達達榮，及呼拉圈編舞許傲群(Grace Hoop)。

在黎達達榮的身上，有着孩童般樂天、頑皮和開朗的性格。作為進念的駐團藝術家，他表示此次演出可以為小朋友設計動畫非常開心，創作過程亦很順利。他介紹，演出將向小朋友展現六個主題：形狀、顏色、比例、空間、物料和建築，並解釋道：「我創作的動畫，先由基本幾何形狀和三原色開始，再發掘比例帶來的空間感，感受不同物料的冷暖質地，引領小朋友學建築，感受Bauhaus設計美學。」

Bauhaus是位於德國的國立包豪斯學校的簡稱，是一所藝術和建築學校，講授並發展設計教育。它是工業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產物，主張風格簡約、理性化，並富有規律秩序，倡議透過大量生產，去改變和提升大部分人類的生活。在黎達達榮看來，Bauhaus設計美學的精神所在就是將複雜回歸簡單。因此在動畫設計中，他以紅、黃、藍為主色，運用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等基本形狀，進行一系列主題創作。



▲進念於二〇一五年舉辦的《魔笛遊樂場》以現場偶戲和互動遊戲帶小朋友探索音樂世界
主辦方供圖

這並非是進念首次嘗試以動畫的形式表現音樂、知識等概念。二〇一五年，他們就曾舉辦六場《魔笛遊樂場》，以動畫、現場偶戲和互動遊戲，帶小朋友探索音樂世界，同時認識數字、顏色等基本知識。

探索Bauhaus美藝世界

在位於牛棚藝術村的排練現場，記者見到大大小小、色彩不一的呼拉圈。這些呼拉圈都是由許傲群親手製作的，她笑言：「我從美國訂購原材料，製作好後給學生們用。除了現場的這些，我還將製作正方形、三角形等形狀的呼拉圈，融合到這次演出的呼拉圈舞蹈中，來表現形狀、顏色、空間等概念。」

呼拉圈舞蹈是一項集舞蹈運動和表演藝術於一身的活動，在香港尚未為眾人熟知。許傲群認為，呼拉圈舞蹈不同於其他舞蹈的地方，在於它的風格很自由(freestyle)，不需要遵循固定的舞步，而是用呼拉圈配合

身體的轉動，是「身體的延伸」。

「《魔笛》的節奏變化多端，我的動作設計與之呼應，時而快速有力、時而柔和輕鬆。」許傲群說。她表示呼拉圈舞蹈可以引發小朋友對運動的興趣，並希望借助此次演出，讓更多的大小朋友認識這種舞蹈，逐漸在香港形成「呼拉圈舞蹈」文化社區。

右腦負責情緒、藝術和創意，欣賞音樂有助於小朋友開發右腦。而左腦負責邏輯、理性和分析，通過學習設計可以啟發更多認知。是次演出的導演、編劇及設計胡恩威，正是基於此番考慮，有了將音樂和設計相融合的創意。另外，節目亦邀請到歌手林二汶、無伴奏合唱團一鋪清唱作為聲音演出。

《BAUHAUS魔笛》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網址www.urbtix.hk, 電話二一五一九九九)發售。詳情查詢可電二五六六九九六，或登入進念·二十面體官方網址www.zuniseason.org.hk。



▲《BAUHAUS魔笛》演出的特色是使用多媒體唱遊音樂
主辦方供圖



▲許傲群用呼拉圈舞蹈表現形狀、顏色、空間等概念
主辦方供圖

多年沒編導舞台劇的張達明替香港話劇團編導了新作《塵上不囂》，劇名顯然源自眾人為某事情議論紛紛的「甚囂塵上」，意思卻跟「甚囂塵上」迥異：在煩擾的生活處境中達到心靈的平靜。怎樣才可達到「塵上不囂」的生活心態？劇中周海蓉(蘇玉華飾)帶來很多煩惱和思緒衝擊的一條劇情線，便見編劇對尋覓「不囂」留下了一些想法，這些想法看來是張達明在娛樂圈工作多年後的生活體會。

周海蓉是情色小說作家，作品銷量高，但她忽然想出家，並到佛寺拜見法師，便惹來記者追訪，令城中人議論紛紛。原來周海蓉患上腦腫瘤，她既要面對難醫的病，又要應付煩瑣的傳媒和經理人，更要面對涉及丈夫與女兒的家事，以及一段婚外情。究竟周海蓉怎樣才可得到生活與心靈上的解脫？這是吸引觀眾追看下去的懸念。

現實中，張達明確患過一場重病，相信他在患病時也思考過很多涉及人生得失、生活方向、待人處事、社會風氣的東西，於是他在《塵上不囂》時便將這些東西交給周海蓉思考，經周思考後其實沒提供明確的答案，令觀眾亦可代入周的角度或從自己的角度延續思考。

看此劇時筆者會想到：為何寫情色小說便等於罪孽深重而去佛寺消除罪孽？為何人們都有性慾，卻偏偏將性慾視為禁忌？周海蓉的女兒(蔡頌思飾)只有十六歲，不能閱讀媽媽的情慾小說，假如撇除法律上的規範，十六歲跟十八歲的心智不一定差很多吧？海蓉靠信佛掃除生活上的煩擾與慾念帶來的貪嗔痴，其丈夫(高翰文飾的阿平)卻安排牧師幫她驅魔，人與人之間在溝通上的落差，宗教的力量與盲點、各宗教之間的衝突，是讓人更清醒還是更迷失、不安地活下去？海蓉決定寫自傳偏不是自己執筆，而是交由一位記者(黃慧慈飾)執筆，海蓉說這樣做會使自傳更客觀，可信嗎？

天衣無縫的問題在於看劇時難以想得深入，還是留待看劇後慢慢思考好些。看劇時筆者較看重台詞、情節的內容是否跟編劇帶出的眾多疑問與戲的發展產生有意義的緊扣



▲周海蓉(左)與丈夫阿平(右)不讓女兒Lili閱讀情色小說

，如法師(周志輝飾)指自己不是「講佛」而是去「開示」，非信佛的人(包括筆者)確難理解兩者的分別，到後來海蓉說「自己利用了佛」時，觀眾在劇本欠缺詳盡鋪排下，會奇怪她何以會這樣說。

可是這解脫方式又跟撒謊、耍手段、令人不安有關，既有違佛法或跟佛法無關，亦見該方式是其他電影也用過的老土橋段，而且在現實中很難實行。

海蓉硬要女兒留港讀書但其丈夫則要送女兒到外國升學，兩人皆沒交代具體原因，但觀眾易作不同的猜想，如估計海蓉病重時想有女兒陪伴以免除遠方牽掛之苦，而阿平

則着眼於女兒在香港易受傳媒纏繞；不過，劇中又有這些劇情，使觀眾感到戲的調子愈來愈沉重愈想愈想海蓉能盡快解開心結(可見編劇善於揣摩觀眾的心理，並透過新加的情節令觀眾的觀劇情緒有更多變化)；可是當阿平及其女兒要就海蓉是否自殺作投票時，就顯得劇情過火，為何有自殺、投票的出現？之前的劇情沒寫，亦沒見劇中一家人對自殺有深入的討論，雖然自殺確跟戲的末段有關連，但「鼓吹自殺」始終是個社會禁忌，必須令觀眾清楚理解編劇何以要寫這禁忌；反而若寫家人討論海蓉病危時應否按預設醫療指示選擇讓醫生不急救，就合理得多。

情色小說的男主角、女主角(王維飾男，吳鳳鳴飾女)以真人的姿態在海蓉面前親熱或對海蓉說話，效果上就像編導將家人、世人不了解海蓉所帶來的孤獨感視化，比眾演員齊以身體顫抖來把海蓉的身軀與心靈上的病況視化，更貼近海蓉的內心世界和帶來更好看的劇場畫面。美中不足的是，小說中的「一男一女看來只重點演繹親熱」性的起點)而欠缺一些跟愛有關的、令人難忘的台詞、場面，幸好親熱男女跟法師、僧人(邱廷輝飾)同處台上但無緣遇上的場面又顯得意趣盎然。

蔡頌思演繹「向媽媽剖白的戲，教筆者感受到這女兒有多愛媽媽及將愛的熱度、力量演得真摯，令人動容。蘇玉華那投入得來又一直保持生活感演繹下，周海蓉無論是心浮氣躁、強裝冷靜還是和藹可親、心如止水，都能精準地呈現思緒狀態以切合劇中的處境需要，當中的迷茫、憂慮等負能量與清醒、自信等正能量尤其演得具感染力。」(香港話劇團供圖)

演員投入 感染力強

則着眼於女兒在重重壓力下，患病後的周海蓉(右)與丈夫磨擦日多

女兒Lili(左)從周海蓉手上接過她多年私人珍藏

周海蓉(左)委託記者替她寫自傳

攝影：Carmen So)

何俊輝

《塵上不囂》中求心安

何俊輝

何俊輝